

篾匠老余

陈云东

会扎竹器的篾匠老余，几次约我去来榜河上游钓鱼，我都没去。一回到半山居，就有干不完的活。他最后一次叫我，是前年十月。

那年初秋，气温异常高，老余戴一顶不知哪里捡来的建筑工人扔下的破头盔，骑着两冲程的旧摩托车，排气管突突冒着黑烟，单脚踏地停在半山居院门口，大声叫我：“禾丰高架桥下面有一个好场子，一洼几年前修路施工挖的深水潭，一大些寸把长的小河鱼，半天就能拉个半篓。”我有些心动，卸下喷了大半壶除虫剂的喷雾器，交代小吴管家继续喷完后山上的所有容易长虫子的松树、枫树、月季，坐上他的老爷车跟着去了。

水潭离来榜河边不远，过一座有些年代的石拱桥，桥身爬满薛荔藤，疏疏朗朗地垂下几条长短不一的须根。桥头有一棵枫香树，水桶一般粗的树身附长着青苔、石斛。溪水在如盖树冠下的水潭里汇集，清幽碧绿。暑气正盛，树下浓郁的乡野气息让人困顿欲睡。放眼望去一层层的瓜蒌田、玉米田、稻田，远近的山野，不着边际地随意盛开

各色的野花，像梵高莫奈笔头滴落的印象派色彩。

老余斜叼着我递给他的纸烟，不知道是不是在抽，直到烟灰一大截落下，再点一根。他双眼直勾勾盯着表面平静暗藏漩涡的水面，不时拉出碎银般的河鱼。我颠颠地忙着卸下活蹦乱跳的鱼儿，扔进脚边水草下的竹篓里。

那时，我正准备动手写一点文字，记录山里的生活、人物，篾匠老余是当然的主人公之一。他刚帮我做完会议室的二十八张靠背椅，我挤牙膏似的从他嘴里掏出一“素材”：老余做篾匠纯属半路出家，看走村串户上门做活的师傅干活，一招一式记在心里，回家寻思着照葫芦画瓢，因眼尖手巧，竟也成了行家。晴天卖工做苦力是他的主业，雨天在家闲不住，就做做篾工。有一年夏天雨季漫长，我无所事事，得空就去看他做活。老余一个人住在半山居后边，翻过一个山坳，一座漏风漏雨到处打撑加固的土墙黑瓦小屋，满屋烟火熏烤的陈旧气息。看他把各种粗细的竹子分类，截成不等的长度，码成一摞摞

阴干。看他用冒烟呛人的松柴火，把竹节烤得滋滋冒油，手脚并用弯成一定的曲线。某天我没注意的时候，一把椅子的框架已经成型，他自己坐上去试试，也让我坐着，问靠背是否合适（就像老木匠做的棺材自己要躺进去试试一样），靠背很贴切，稳当。然后依着这个靠背弧度，在一张宽面板凳上钉木块做一个夹具模子，后面就是流水线一样批量复制……

山里人家家具大多用木料，很少人家用费工费力且相对不耐用的竹器，老余做的活都是人家定制的，也有来榜街上的杂货铺预定一些篮、筐、扁担、挑子等，借此换回一些零钱买烟买酒。老余得胃癌很多年了，儿子带他去上海大医院诊断，医生看家庭条件一般，说晚期了没必要再把钱往水里扔，回家想吃啥吃啥准备后事吧！老余听进去了前半句，还真的想开了，犯病时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硬扛，扛过了照样“想吃啥吃啥”，烟照抽酒照喝，照样晴天卖工雨天做竹器，照样开锈了钢圈的摩托车去钓鱼、打麻将，寿

材买回来好几年了，上了几回漆，但他除了瘦得筋是筋骨是骨，并看不出要准备后事的迹象。

那天我们的收获并不多，虽然河鱼油煎了有两大盘。老余不爱跟人闲聊，永远只闷头做他自己的事，跟我说得算是够多的了，估计是一根接一根给他续烟的缘故，烟雾溢出他的嘴角，模糊了他古佛一样看不出表情的脸面，那荒草般凌乱稀疏的发须灰白了许多。

过了一个多月，露白为霜，秋风日寒。老余说，为啥落霜叫“打霜”？霜是厉害的东西，很多物种都不经打。他估算自己活不过这个冬天，打电话叫他儿子早点回来过年。他像一直在平静地等待，等待一个约定上门复仇的人。他儿子不信，我也不信。

谁知道来了该死的病毒，老余最终没有扛过感染，在山里第一场冷空气来袭的夜晚走了。结伴上山砍柴的妇人们发现的时候，人早就凉了。

每当客人到半山居的会议室参观，目光总会被造型做工独特的一排竹椅子吸引，总要坐上去体验一下，在他们赞叹做工精湛的时候，我总会望一眼窗外远处那片洒满金色夕阳的山岗，老余就埋在那里，带着他一生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二十八张竹椅，是篾匠老余最后的杰作。

冬至山乡

杨勤华

天空中有十多只山鹰在飞舞，它们盘旋在山顶上、田野上、村头上、干涸的湖面上，似在驱散寒冷和孤寂。

走进深山，有一种回到从前的感觉，尤其是对面山坳里飘来的炊烟，似一缕淡淡的乡愁在风中飘荡，这样的感觉在黄昏更加强烈。

每天晚饭后，很喜欢沿着依山傍水的环湖小道漫步。冬天的晚上，散步的人极少，尤其是寒冷天气，偶尔才能遇到一两个散步的人，大家彼此都不打扰，各自内心装着风景或故事，散漫地走着，悠闲地看着，或独自想着心思。

此时，湖里的水已落得干净，

湖心就像一个卧躺着的未着寸缕的壮汉，露出线条分明的躯体，给人一种坦荡舒展的感觉。天越来越黑，而湖畔那排楼房的灯火却显得柔和和温情，能让道路和湖心都看得较为清晰，且还映托出一种神秘的味道，这种神秘似在向四周蔓延发散。尤其是在月光如洗的晚上，四周的山，近处的树木，远处的大桥，湖心里的小岛，湖中的长沟等等，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银白，宛如仙境，又如龙宫，还像几分梦境。

偶尔从农家房舍里飘来的饭菜香味和夹杂着木炭燃烧的焦香会打断人的思绪，这样的气味通常能给寒冬带来一种暖暖的温情，让人从孤寒中重新又回到了烟火人间，让刚刚吃罢晚饭的人再次产生欲罢不能的食欲。

越到夜深，山乡的夜晚似乎越是深沉，每一栋房屋都像凝固了一般，那条悠长的小道也凝固了，甚至从窗户里漏出的微弱的灯火也凝固了。屋檐下晾晒着忘记收回的衣服就像一排无声站立的男女纹丝不动，默默地守候到天亮；游荡的狗披着一身黑色，步伐也比白天变得稳健；林中夜鸟的鸣叫声很粗犷很低沉，似乎要将浓黑的夜砸开一个口子。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口子，山乡迎来了新的一天，阳光缓慢而坚定地慢慢将整个山乡照亮，寒气被一块一块地砸落，到处都透出了光



山乡 汤青 摄

亮，遗落在湖滩上的贝壳闪闪放光，田间地头收割后的草茬上的寒霜融化后闪出细细的光泽，树杈上白头翁的翅膀也染上了光芒……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闪亮，都有一种清新。

“鱼肉豆腐哟——”卖菜人的吆喝声由远而近，声音是地地道道的土腔，于本地人来说，有一种被催促后的急迫，却又无需那么纠结，反而让你从容淡定；于外乡的我来说，有一种民歌的味道，余味袅绕，兴味盎然。坐在楼上寝室里，一边品着香茗，一边闲散地看书，在听到吆喝声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书，推开窗，让那声音听起来更真切响亮些，尤其是在这清冷的冬日里，那声音似乎能驱除寒气，让内心涌起一股温暖。

有好多次，都想象着，该有一场雪的到来，踩在雪地里，让身后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向山的更深

处走去，然后隐逸在深山中的一所茅屋里，与几位朋友一起就着炭火把盏，大家海阔天空，醉眼朦胧，再推开木门，往山崖处看最险峻处的风光，看那大雪将山覆盖，看夕阳将雪山染成嫣红，看雪将每一个人变成洁白的雪人。

有一位诗人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意思是虽然冬天寒冷，但是距离美丽的春天也就近了。而于我看来，无论什么季节，都有它自己的美丽，山乡的冬天更有着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清寒明澈的美，只是我看得很薄，感受得很浅而已，纵然如此，我也喜欢山乡这种简洁明快的冬天，它不娇柔，不做作，能让人明心见性，目光平和，这样的冬天也是一种简单自在的修炼。

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就要过年了，那个时候，山乡又将是另一番景象。

